

踏足浏阳大围山的那一刻，仿佛所有的喧嚣与浮躁都在山间的清风中渐渐消散。这座横亘湘赣边界的大山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用亿万万年光阴沉淀出的沉静，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汽车沿着公路往上爬，绕了几个弯后，便陷入一片深绿，虽然已是秋天，但植物一点也没收敛，每一片叶、每一根茎都活得张扬、长得尽兴，像一场赶往终点的奔赴，连绵的山峦如巨幅泼墨山水画在眼前铺展。偶尔有几处暗黄的点缀，是栗树或枫树提醒季节的来临。汽车越往上走，绿色才渐渐淡了，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，在蜿蜒山路上织就斑驳的光影。路边的野花攒动着脑袋，红的似火、黄的如蜜、紫的像霞。我干脆打开车窗，一股清甜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，我不禁深吸了几口，仿佛要把这些天盘旋在身上的暑气统统赶跑。还没到山顶，这里的空气就比山下低了好些度。

进了山门，停了车，我决定沿着游道往栗木桥走。起初的游道还算平缓，渐渐地就陡了，溪流一直伴着，随着游道两旁嶙峋的岩石层层跌落，或飞流直下跌成瀑布，或在大大小小的石头间潺潺而淌，游道的石板沾了水汽，踩上去带着微凉。道旁的岩石上爬满了青绿色的苔藓，连裸露的树根都裹着层薄薄的绿衣，偶尔有横生的树枝挡在头顶，要微微侧身才能通过，枝丫上挂着的水珠便趁机落在颈间，瞬间让人一个激灵。鼻尖却萦绕着草木腐烂的温润气息，混杂着溪涧的清冽，是独属于深山的味道。

在一个叫龙须槽的地方，一条瀑布突然从密林间跃出。水流如银龙挣脱束缚，从数十米高的崖壁呼啸而下，撞击在岩石上碎裂成万千珠玑。轰鸣声震得耳膜微微发麻，水雾

门没关(外一篇)

小武

他们分房睡好多年了。

男人阳气重，女人挨着他睡，哪怕是冬天也会上火，烂嘴角。有一天男人对女人说：“那我们分房睡试试。”女人说：“不好吧，别人说这样会影响夫妻感情。”男人说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试试看。”谁知这一试，到今天两人已分房睡了十多年。

女人睡觉很沉，男人每晚醒来都会摸黑进到她的房间，弯下身去，把手贴近她的鼻子，感受她的呼吸。她有先天性心脏病、慢阻肺，年纪越大症状越严重，丈夫生怕她一觉睡过去，有一天，终于让老婆发现了，你干什么？黑灯瞎火的。呵呵我能干什么，担心你呗。女人那天晚上失眠了，心里很难受。

后来男人身体也不行了，睡觉越来越碎，去医院查出是冠心病，医生叮嘱他要安心静

如烟似纱般漫过来，在阳光下幻化出七彩霓虹。我伸手去接飞溅的水花，凉意顺着指尖窜遍全身，好爽啊。

这段游道不算长，也就一公里左右。游了近一个小时，转过一片茂密的竹林，视野忽然开阔起来，栗木桥到了。我回望了一下走过的游道，这山水间从没有刻意的景致，却在每一步的行走里，都藏着自然最奢侈的馈赠——树木、溪水、花草，还有那被溪水切割了亿万年的绝壁，都在诉说着岁月的静好，我也在山水里变得澄澈而安宁。

在栗木桥休息了一会，我坐公园的车返回停车坪，驱车来到七星岭侧峰的观景台。很多人在排队观景，我登上观景台，放眼四野，天空辽阔得让人心头发颤，近山浓绿如黛，远山淡成青纱，凉风掠过林海，仿佛大地的呼吸。这是自然最本真的律动。我在台上看了一会，猛然发现山顶灰蒙蒙的，滚动着直接天际，风也变大了，裹着凉意扑来，群山化作浪涛中的岛屿。我张开双臂拥抱山风，衣衫被吹得猎猎作响，所有的烦恼都被这山风涤荡干净。

“要下雨了！”不知谁说了一声。众人纷纷往山下跑，我也随着人流下山。可是没跑出多远，雨就沿着山顶刷下来，豆大的雨点顷刻就将人们淋得透湿。我干脆不跑了，仰着头接受着大雨的洗涤。很快，这雨又被谁卷走了一样戛然而止。我愣愣地看着天，还是那么蓝，那么深，而山上的树木像刚画毕的水墨丹青，清新洁净，真切实在。这场莫明奇妙的雨何尝不像人生的某一段旅程，不知什么时候来一场风雨，然后阳光灿烂。而我们没必急于奔跑，慢下来才能撞见这细碎的美好。

下山时暮色渐浓，山林浸在温柔的暮色里，虫鸣渐起，像在低声诉说着大山的秘密。

大美长沙

可是有一天，老人旅游回来，窗前那棵树不见了。一问才知道，楼下几户人家嫌树挡住了阳光，物业给锯掉了。

从那以后，老人常常站在窗前，呆呆地凝视着外面，一待就是半天。有一天我上门去给他送药，问他在看什么，他喃喃地说：“树还在那里，还在那里，我听到了鸟叫的声音。”

小山说

厚养薄葬 文明祭奠

长岛短歌行

(组诗)
谢午恒

橘子洲:谁把长笛吹响

拨开重雾，鸟瞰卫星云图深处
千里湘江，长笛横吹
橘子洲是那枝吹奏孔

我从橘子洲的夜露中醒来
来不及用诗歌标注
洲岛所处音阶和地质年份
湘江早已翻开新一页乐章

巴溪洲:放筝

满堤的芭茅在涛声里白了头
我牵着巴溪洲奔跑
把名字写在风筝上放飞
背负我名字的风筝
也背负了整个天空
朝高远飞去

断线的风筝
凭借风力在空中扶摇
肉眼望去，貌似一个句号
银河浩瀚，孤星难渡
风筝永无归期
我不能眨眼呀，怕眨眼
会化作高天上的流云

傅家洲:怀念白鹭

生命有序，傅家洲花枝招展
众鸟街来花籽
洲上野花野草纷纷
恣意飞扬的芦花
与白色长衫的鹭互诉衷肠
鹭单脚踉跄在夕阳里远眺

晚来风吹拂动
在炙烫的白沙滩上
我怀揣诗人的多愁与疼痛
傅家洲在沉浮中瘦了一圈
飞赴他方的白鹭
正如我的理想去而不返

月亮岛:歌谣唱晚

月亮落在水中央
月亮岛上草木香

月印山水洲城
仿如一场旷古的等待
驾车入岛，俨然登月巡游
沙土的弹性让脚丫子生出风来
你身披一袭月光，心里敞亮
爱是幸福的滋养
露露的帐篷宛若秋山上的蘑菇
晚风里传来手风琴奏响的歌谣

偶然的凝视

李海燕

能让你停下来的，常常始于一次偶然的凝视。

白沙河草甸的南岸，绿草铺满的河滩，大片的绿在风中翻涌着。水边的灯芯草从生密集，远远望去似一抹青烟。秋天早到来，灰色的天空，裹着凉意的风，似乎这里总是慢好多拍，还在夏天的节奏里。

几头黄牛散落在草地上，或低头，或默默地嚼着青草，上下颌的嚼动带着青草的清新，揉散在空气里。一个少年扯着长长的牛绳，要把一头小黄牛牵到另一边，这头犏牛，扬着头，鼓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蹄子死死地抵住地面，身子尽量往后退，人和牛的拉锯战便开始了。

别看是一头小黄牛，也有自己的脾气性格哦。实在是犟不过，少年放下绳子，走到牛的身后，轻轻地一拍牛屁股，一声嗔怪：“看你还走不走？”这头小黄牛便撒开蹄子跑向远处，嘴里还在“哐哐”地叫着，似乎在撒欢，男孩看着跑远的小黄牛，仰着头肆意地笑起来，追着牛扬起的尾巴，洒下山野的欢乐，草甸上的安静一下就被打破。草甸的上空突然传来了好几声“咕嘎”的叫声，抬头一看，七八只白鹭正从北岸飞向南岸，似乎在呼唤着同伴，又似乎在笑着小男孩傻傻地追着牛，空气里流淌着快乐。

这一份快乐却并未惊扰河边垂钓的老者，他摇着手示意着，身子紧紧窝在白色的凳子里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水面，风吹着白色的遮阳伞，吹动着河水的涟漪。男孩轻轻地走过去，蹲在老者旁边，头靠在老者的大腿上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。老者摸了摸孩子的头，轻轻地拍着孩子的后背。

或许，他们就是爷孙两个吧。秋日里，少年跃动生命的张力，老者沉淀岁月的从容，一张一弛间，节奏就缓下来了，生活的禅意就藏在不起眼的微小事物里。

这里是白沙河下游平原地区，或许河水从达摩峰、影珠山发源，或许流淌中越过了仙人石、仙人椅、仙人指等群山，本就带着禅意和仙气。流淌至安沙镇，河流先是屏住了呼吸，接着缓缓吐纳，带着以柔克刚的转折，成了曲度最美的制造者；弯曲的河流，将河面分割成两个对称的半圆，堆积出两片占地面积较大的河滩，如同太极图中两条互相盘着的鱼，南岸的阳鱼多草甸，北岸的阴鱼多树木。当晨雾轻轻笼罩，当阳光斜斜穿过，河水从北向南注入捞刀河，绕着河滩和草甸，阴阳相生，生生不息。

大自然总是互相滋养和成全的，《道德经》说“曲则全，枉则直。”白沙河正因为有了曲折的河道，才滋养了阳鱼和阴鱼盘着的草甸；没有草甸的阻挡，河流就没有了回旋的禅意。而这一切，又成全了草甸生灵栖息的空间。

无数条任意踏出的小路延伸至草甸深处，被树林挡住，或直接通向帐篷。小路的尽头是乌柏树，心形的叶子在风中招摇着，它一直在等待，等待深秋的来临，慢慢地由碧绿变淡黄、变橙黄，再至橘红、胭脂红、鲜红、褐红，稳稳当当地铺陈开来，最后把雪白的果实留给曾登门拜访的一群鸟儿。杨树的叶子在风中摇曳着，像铃铛一样，看到乌柏树换装了，赶紧把一树的绿换成金黄色，然后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飘飞，到时候，白沙河草甸的秋将浓得化不开了。

黑枕黄鹂有的时候波浪一样穿行在树林中间，有的时候站在树的顶端，“啁啾啁啾”有一茬没一茬地呼唤着，空旷的草甸很快就有了一声或几声回响，“隔叶黄鹂空好音”的诗句，就慢慢回旋在心底。

我转到河流的另一侧，停下脚步，坐在河堤旁。河对面的草地上，一顶米色的帐篷躺在绿色里。一个年轻人坐在黑色的户外椅上，前面是一个钓台，手中的鱼竿支在撑杆上，专注地盯着彩色的浮标。旁边不远，七八只白鹭聚集在草地上，或许是刚从南岸上空飞过来的那一群吧。有的伸长脖子，静静地呆望着，白色的羽毛倒映在水里，被涟漪轻轻揉开；有的把脖颈弯起来，轻轻地迈着黑色的长腿，眼睛盯向水体深处，黑色的喙突然插入水中，嘴里就多了一条还在蹦跳的小鱼。一只白鹭，歪斜着脑袋，轻轻地移动着脚步，一步一踱，慢慢靠近钓鱼的年轻人，眼睛盯着钓竿彩色的浮标。隔着一人一支左右的距离后，白鹭优雅地站定着，静静地，似乎在等着什么。

年轻人只是转了一下头，笑了笑，注意力再次转向自己的钓竿，此时浮标向上送了两次后，猛地一沉，年轻人赶紧抓起钓竿，轻轻一提，一条溪石斑从水面提溜上来，还在不老实地扭着短小的身体。年轻人熟练地取下小鱼，头也不转，轻轻地向白鹭扔了过去，接着又在鱼钩上装上蚯蚓，低着头，忙着自己的事情。白鹭轻轻地扇了扇翅膀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叼着小鱼，退回原来的位置，一伸脖子，抖动一下，鱼就滑进长长的嘴里。白鹭和人在同一片草甸，同一片水域，又安静下来，不远不近的距离，各自安好。

坐在河堤上的我，心里漾出一抹柔情。庄子说，“独与天地精神来往，而不敢傲于万物。”意思是独自与天地自然的精神相沟通交流，却不傲视、轻慢世间万物。自然界从来不治愈什么，它只是容得下我们的全部，当我们俯身向下，融入自然，便开启了互相滋养和成全的生命旅程。

远处是一条高速铁路，高铁划出的横线隐秘在树林背后，炊烟从河堤旁农户的红色屋顶袅袅升起，一个小女孩，不知道是脚下的滑轮带着风，还是风吹着衣脚，轻轻一点，便滑向远处。

美丽长沙 洲岛风华

征文

主办单位：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长沙晚报社
承办单位：长沙市委宣传部、长沙晚报文体科创新闻中心
协办单位：长沙饮食集团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



吴志立插图



杨杉供图

土坪村

吴昕儒

入夏，长沙天热，友人吴斌邀我和夫人敏华赴新化土坪村度假。从天门乡去土坪村，要经过一道又深又长的峡谷。峡谷阴天蔽日，一道中通，恍如草蛇灰线。道边有溪，竟滴水不存，只有囿固之石，就像电影中躺枪牺牲的无辜士兵。

过此峡，云飞日朗，生面别开，前行五百米为土坪村。这里，山并没有降低高度，却稍稍分开了些，留下一片不算阔绰的空地，安置了一条小河。河边木板屋整齐排列，吊脚楼高下参差，构成一个自然与人工合力而成的太极图。

在“鑫园农家乐”安顿下来后，我们沿河堤散步，其实也就是串各家的大门。小村有三座小桥。我们从最东头的小桥过河，再往回走，走进村里最大的建筑，似是一所废弃的学校。坪里的两个篮球架全都没了篮板，还有身着比赛服的小伙子在那里认真打球、投篮。篮球场外有一个水泥乒乓球台，三个小子在打球，我和敏华禁不住痒痒，也上去玩了两把。水泥台在一栋铁门紧锁的古建筑下，门上有“廖氏宗祠”字样。据说，土坪村八成以上居民姓廖，宗祠已有三百余年历史。

出学校向右拐，至一人家，房屋前坪宽大，有一群小女孩在玩，个个清纯可爱，最大的一个约摸十四五岁，杏眼桃腮，身着青色衣裾，显得沉静典雅，与古色古香的木屋土楼十分搭调。屋前河畔一丛花树，叶绿葱茏，花红满堂。敏华问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我正寻思之际，女孩过来告诉我们是“紫薇。”然后笑着跑回孩子们中去了。好一丛紫薇花！

晚饭后，我和吴斌坐在旅馆二楼阳台上，喝茶，聊着山水与文学。夜凉如秋水如天，那淙淙如琴弦上发出的声音便不知从何处传来，似近，亦远，仿佛夜晚的每一个毛孔里都藏着水声。顷刻，河两岸电线杆上的红灯都亮了起来，也将那水声映衬得既朦胧又清亮。我睁大眼睛，想看清河对面那丛紫薇花，在那大概的位置上，唯一一只灯笼的情影，她怯怯地用一团红色的光裹住自己，仿佛不胜寒意。

夜深，灯笼成了一排排红色句号，越来越浓的黑暗和寒意逼得她们收紧自己。不知有天，不知有地，不知有山，不知有魏晋，只有那水声，摆脱各种颜色的骚扰，恢复了自身从容的韵致。对面半空有三个亮点，我问吴斌，那是星星，还是灯光？他望我一笑，答案不言自明，黄昏时我们都看到对面高山半坡上的三栋民居。

第二天清早醒来，我又到了河边。村庄周围是绿色的水田，因山势而错落有致。我从“鑫园农家乐”东侧的一条小路，向山上走去，目标是山腰一栋单独的木板房。穿越一丘又一丘小田，还有袖珍的池塘和玩具一般的小桥，经六个回环转折，终于到达木板屋下，听到上面一对老年男女的说话声。新化方言极难懂。奇怪的是，早晨如此安静，连青蛙和昆虫们都没醒来，他们说话的声音那么大，却肯定不是在吵架。我走上去，他们不惊讶，也不笑问客从何处来，而是谨慎又不失礼貌地迎接我的到来。这一家也姓廖，三个孩子都在新化、娄底工作，留下老两口守着老屋。他们不愿出去，那老屋建了四十多年，比他们孩子的年龄都大。

我辞别老人下山，又路过那口袖珍池塘，发现里面积着两三株荷莲。在我看来，那两三株荷莲，无异于其他地方的万亩荷塘。

晨光从玻璃窗照进来，一道一道斜斜地铺在浅蓝的床单上。拜一场突如其来病所赐，我头一回住院，躺在床上，看着药水一滴滴往下坠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人抽去了什么。

邻床是一位老太太，头上裹着纱布，精神却好，逢人便笑。陪护她的是儿媳刘小刘，四十出头，话不多，但手脚勤快，做事利索。每天天不亮就看见她轻手轻脚推门进来，腋下夹着个保温桶，手里还拎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。晨光尚浅，病房里只开了一盏床头小灯，老太太睁开眼便笑：“来了啊。”她也笑：“嗯，我给您煮了两个鸡蛋，还买了您最喜爱的牛肉饼。”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像是怕惊了这清晨的宁静。磕蛋的声音不重，却清脆。她用拇指的指甲沿着裂缝一点点剥开，蛋壳便一片片落下来，在晨光中偶尔闪一下，像碎了的琥珀。老太太伸手要自己拿，她侧过身挡了一下：“烫，您别急。”又把蛋在唇边吹了吹，才递过去。

真正让我看怔了的，是那天老太太做头部检查回来。CT室的人在 she 头上贴满了白色椭圆形的胶片，密密匝匝的，像落了满头的雪。小刘扶着老太太坐在床沿，开始一片一片往下撕。她的动作极慢，拇指和食指捏住胶片的边角，先往上轻轻提一提，看看哪一处粘得紧，便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去揉那边缘，让胶慢慢松开。然后一只手压着胶片的一头，另一只手轻轻撕，撕下一片，就拢在掌心，再撕下一片。老太太的头发被胶片扯起几缕，她不吭声，小刘却皱了皱眉，低下头凑近了，对着那扯起的地方轻轻吹了吹，才继续去撕下一片。

撕完后，将老太太扶到水池旁边，用手指试了水温，才把毛巾浸进去。自己弯着腰，帮老太太打湿头发，将洗发液抹在头发上，轻轻揉搓，水声细细的，她的手指插在花白的发丝间，揉得很轻，很匀。老太太闭着眼，嘴角微微翘着，一副舒坦的模样。小刘从袋子里翻出一套干净的换洗衣裳，搀着老太太往病房卫生间走。门轻轻合上，里面有水声传来，隔着一道薄薄的门板，听见她问：“水温好不好？”“烫了跟我说。”“后背够不着，您转过来一点。”“留置针头不能碰水，您的手放旁边一些”，那语气平常得像在跟一个孩子说话，仿佛照顾这个人，是她生活里再自然不过的一部分。

等老太太出来，头发已经梳得整整齐齐，换了身干爽的衣裳，精神竟比早上更好。小刘把换下来的衣服泡进盆里，蹲在阳台上搓洗。阳光正好照着她的背影，蓝布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。老太太坐在床上看着她，忽然说：“你歇会儿，别累着。”她头也不回：“不累，快好了。”又补了一句：“您晚餐想吃什么？我回去给您做。”老太太没答，只是望着她的背影，那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——像是疼惜，又像是惭愧，掺在一起。

深夜她要走的时候，老太太忽然拉住她的手：“明天别来这么早了，多睡会儿。”她回头笑了笑，把老太太的手放回被子里：“早上的空气好，早点起。”

想起白天的情景，我夸老人家好福气，有这么好的媳妇，她赞不绝口地说：“我媳妇确实心眼好，性格好。”旁边的小刘谦虚地说：“我婆婆人好，十几年来一直帮我操持家务带孩子，总把我当亲闺女待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过来：这世上最动人的光，或许不是阳光，也不是月光，而是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那份不肯移开目光。它照在吊瓶上，照在蛋壳上，照在那些琐碎的日常里，比任何光都更持久，更温暖。

搬完后，将老太太扶到水池旁边，用手指试了水温，才把毛巾浸进去。自己弯着腰，帮老太太打湿头发，将洗发液抹在头发上，轻轻揉搓，水声细细的，她的手指插在花白的发丝间，揉得很轻，很匀。老太太闭着眼，嘴角微微翘着，一副舒坦的模样。小刘从袋子里翻出一套干净的换洗衣裳，搀着老太太往病房卫生间走。门轻轻合上，里面有水声传来，隔着一道薄薄的门板，听见她问：“水温好不好？”“烫了跟我说。”“后背够不着，您转过来一点。”“留置针头不能碰水，您的手放旁边一些”，那语气平常得像在跟一个孩子说话，仿佛照顾这个人，是她生活里再自然不过的一部分。

等老太太出来，头发已经梳得整整齐齐，换了身干爽

的衣裳，精神竟比早上更好。小刘把换下来的衣服泡进盆里，蹲在阳台上搓洗。阳光正好照着她的背影，蓝布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。老太太坐在床上看着她，忽然说：“你歇会儿，别累着。”她头也不回：“不累，快好了。”又补了一句：“您晚餐想吃什么？我回去给您做。”老太太没答，只是望着她的背影，那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——像是疼惜，又像是惭愧，掺在一起。

深夜她要走的时候，老太太忽然拉住她的手：“明天别来这么早了，多睡会儿。”她回头笑了笑，把老太太的手放回被子里：“早上的空气好，早点起。”

想起白天的情景，我夸老人家好福气，有这么好的媳妇，她赞不绝口地说：“我媳妇确实心眼好，性格好。”旁边的小刘谦虚地说：“我婆婆人好，十几年来一直帮我操持家务带孩子，总把我当亲闺女待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过来：这世上最动人的光，或许不是阳光，也不是月光，而是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那份不肯移开目光。它照在吊瓶上，照在蛋壳上，照在那些琐碎的日常里，比任何光都更持久，更温暖。

浏阳市人民政府迁坟公告

[2026]第33号

因浏阳市土地储备中心砰山18号地块(浏阳经开区2026年第十批次用地)建设需要，浏阳市人民政府于2026年8月28日发布《浏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浏阳市土地储备中心砰山18号地块(浏阳经开区2026年第十批次用地)征收土地预公告》([2026]第35号)。根据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若干规定》第十条等相关规定，现就项目范围内迁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迁坟范围：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浏阳市洞阳镇砰山村、东园村范围内，总面积19.7648公顷。

二、有关要求：请位于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亲属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，主动与属地乡镇(街道)联系，办理迁坟手续。逾期未迁，将视为无主坟统一处理。

特此公告。

【联系人】洞阳镇人民政府：廖建清 15874979591

浏阳市人民政府
2026年9月15日



移风易俗引领风尚 文明新风润泽城乡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
长沙文明办
设计 星辰在线(长沙文明网)